

里项羽宠姬精诚所化的花又衍生出相应词牌名，其中最令人低徊慨叹之句，当属李煜的“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”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。

美人芳魂成花魂，望帝春心托杜鹃。子规啼血，难止难休，一叫一回肠一断，染红孕育了杜鹃花。那是对故国、故乡的依依凝望、深沉思念，千百年来，无从断绝。

道 | 情韵长，有所思

今日之中华，业已走出鸦片罂粟绮艳而不祥的阴影，如朝霞复举、春花复绽，一片风景连着一片风景，山河壮阔。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”，神都洛阳还似往昔那个清歌妙舞、极乐盛宴的梦。“南国清和烟雨辰，刺桐夹道花开新”，沧海绕泉州流转，烟涛拍岸，何妨重游丝绸路！鲁迅《〈朝花夕拾〉小引》有一段：“书桌上的一盆‘水横枝’（注：水培的栀子花，乃‘解

“埋香冢飞燕泣残红”，刘旦宅绘。



暑花’），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：就是一段树，只要浸在水中，枝叶便青葱得可爱。看看绿叶，编编旧稿，总算也在做一点事。做着这等事，真是虽生之日，犹死之年，很可以驱除炎热的。”“栀子花、白兰花、茉莉花”，耳畔依稀迤邐响起熟悉的叫卖声，是谁的亲切呼唤勾动了江南的心弦？古城、名都妥帖珍藏的特色“花笺”，点明了一方水土的个性与情韵。

花是历史学、是地理学、是政治经济学，更是社会生活、民俗民风、人文寄托的方方面面。从《离骚》的木兰秋菊入饌，《夜行船·秋思》的“和露摘黄花，带霜烹紫蟹，煮酒烧红叶”；到端午插菖蒲、石榴、蜀葵花之类，重阳“遍插茱萸”；到绘画、制香、衣饰、纹样；再到杜丽娘“睡茶蘼抓住裙衩线，恰便是花似人心好处牵”，林黛玉疼惜一地落花，好生装在绢袋里埋入花冢，以及《聊斋志异》里秀外慧中、形形色色的花仙、花妖；再到世相幻变、暗流涌动的《繁花》，事实上无一不是时代和文明的缩影。

一花一世界。意气风发时，我们大抵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；愁绪难解时，我们也许“风住尘香花已尽，日晚倦梳头”。蛰伏时、怒放时、凋零时；天晴时，雨落时，披霜沐雪时……一年四季的每个瞬间，此情与彼意，此消与彼长，如花落花开。

在过往的生命体验之后，懂得珍爱与知足。至弱亦至强，总要想法子开开心心地活下去，花脉脉不言，却让人明白了这个朴素而宝贵的道理。相契的朋友彼此戏谑，尚留几分不羁少年的放肆；衔杯嚼蕊，蜂蝶乱舞，闲适酣乐须及春。大伙儿愿意相信：不管是雍容娇艳的“园林小主”，还是紫云英、过路黄等“田郊野老”，明年的花大概会开得更好罢？

一粒种子的选择不多，只在光线、水源、生机偶尔一瞥时，才有自沉眠中苏醒、扎根、发芽的可能性。存活到开花结果的魔力一刻，已然是莫大的胜利。人与花相近，我们在花木中辨认着自己的倒影，花木的命运便是我们的命运。■